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喜 德 县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第一辑

(邓秀廷一生事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喜德县委员会

1985年8月

前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召开了两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鼓励搜集整理文史资料。解放前，家住喜德县城（甘相营）的国民党陆军第二十四军中将靖边司令邓秀廷，一生以治彝为己任，给凉山各族人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人们看法不一。1982年冬，我会和县委统战部将这列为重点文史资料之一，以赵开礼同志为主搜集整理。

凉山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方，在历史长河中，民族团结是主流，但也曾一度出现过彝汉民族关系紧张状况，这是当时社会制度和历代封建王朝包括国民政府长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制造民族隔阂及少数奴隶主维护奴隶制度造成的结果，罪在汉官政府和少数彝族统治者身上，广大彝汉各族人民，当时处于被压迫地位，都是受害者。

历史人物的活动，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我们组织这个材料的目的，是想如实地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通过对这一历史人物的活动，了解造成历史上民族关系紧张的社会状况及前因后果，从而珍惜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大团结，并不断增进这种团结，加快四化建设步伐，此外别无它意。

为了求实存真起见，此稿曾于1983年和1984年底两次征求有关单位和知情人士意见，经反复讨论，多次修改，成为现在这样一个稿本。在这里，我们特向所有协助调

查，组织座谈，提供资料的各兄弟单位和各位知情人士以及支持我们这一工作的领导、各位朋友，致以深切的谢忱，感谢您们的大力支持。

由于邓秀廷一生五十多年，经历事务繁多，涉及地区较广，还因文字档案缺乏，又多系知情人士回忆，时过景迁，很难绝对准确，加之我们水平很差，历史知识浅薄，虽反复研究核对，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予指正。感激不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喜德县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日

邓秀廷一生事略

赵开礼 搜集整理

现在凉山州的大部分地区，解放前称“宁属”^①，两千多年前，就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方，各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往来，互相融洽，共同开拓和建设了这块宝地，为繁荣祖国经济和灿烂文化作出了贡献。

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在这十多个民族中，以汉族和彝族的人口为最多。汉族早已进入封建社会，而彝族直到凉山解放时仍保持着比较完整的奴隶制社会。在这个奴隶制社会里，等级森严。其社会全体成员，主要由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呷西五个等级所组成：

兹莫 汉语叫“土司”，是元代以来受历代封建王朝册封世袭的部落首领，彝族中的最高统治者。

诺合 汉语称“黑彝”。在清末民初，土司势力逐渐衰微的情况下，黑彝成为事实上的统治等级。他们以血统论为其统治的精神支柱，保持其与所有被统治等级的严格界限和尊严。在其统治地区内，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拥有特权，贱视劳动，占有大量奴隶、土地和牲畜，生杀予夺，主宰一切。

有些黑彝，虽经济穷困，仍不失其贵族身份。

曲诺 汉语称“白彝”或“百姓”。这个等级中有属于世袭的，也有极少数由阿加赎身上升而来。曲诺在被统治等级中地位最高，土司和黑彝都不能随意虐杀或掠夺，但他们的人身权利并不完全，他们要受土司和黑彝的限制，不能随意迁徙；要对主子服一定的劳役，承受主子的剥削。如果绝嗣，主子可以吃他们的绝业。有的曲诺也蓄养奴隶、出租土地或放高利贷进行剥削，过不劳而食的生活。

阿加 汉语称“安家娃子”，是被统治等级，分别被土司、诺合和部分曲诺所占有。没有人身权利，也没有自己的婚权和对子女的亲权，主子可以随时将他们出卖甚至虐杀。他们常年为主子承担繁重劳动，随喊随到。在替主子劳动之余，被允许开点荒地或租种一小块地，维持自己生活，但全部财产可以随时被主子强取豪夺，毫无自主权。

呷西 汉语称“锅庄娃子”。这是彝族奴隶社会中最底层的一个等级，受害也最深。这个等级成员的来源，主要是从汉区掳掠来的外族人和极少数冤家械斗中的俘虏。一般都是单身，一无所有。住在奴隶主家中，常年无休止地为奴隶主劳动，毫无人身自由，主子不仅可以任意驱使，还作为财产随时将他们出卖、抵押、甚至虐杀。

这五个等级的人口，据调查，土司约占总人口的0.1%，黑彝约占总户数6.9%，白彝约占总户数50%，阿加约占总户数33%，呷西约占总户数10%。^②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属于私有财产，黑彝和部分曲诺占有的奴隶越多，权势也就越大。因此，在解放前的彝族社会中，掳掠人口和财物是很常见的事。少数黑彝家支^③头人为

了扩大自己实力和发展奴隶制的需要，经常单独或联合行动到别的家支、后来主要是到附近汉族地区进行掳掠人口为奴隶的活动。这种抢掠行为多是黑彝头人带领，奴隶多是被迫参加，有的为生活所迫，不得已挺而走险，在某种时候汉族歹徒也参加这种活动。历代封建王朝包括民国政府贯彻着一条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从不关心民族地区生产和改善生活。对这种掳掠行动，一般情况下，是不大过问的，等到规模越来越大，出现次数频繁，威胁到社会秩序时，汉官政府就调兵镇压，肇事的是极少数黑彝头人及个别曲诺家支头人，受害者是广大奴隶群众。一旦官军离境，这些黑彝头人又裹胁奴娃，以更大规模的抢掠，以示报复，把气出在汉民身上。这种情况循环往复，民族隔阂有增无减。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由于改朝换代，政局动荡不安，清王朝和民国政府无力顾及边疆，加之鸦片进入凉山，彝区大量种植，国民党一些官员将大批白银和枪弹输入彝区换取鸦片，使彝区拥有较多武器，这既增强了彝族人民反抗地方军阀和恶霸势力的力量，同时也为一些黑彝家支头人发展奴隶制进行掳掠人口提供了武器，掳掠活动更加猖獗。据记载“黑彝家支对外的职能，首先大量表现在组织家支力量向外掠夺奴隶、土地及其它财物或者防御这种掠夺。为了发展奴隶制的需要，黑彝家支头人经常发动对周围汉区和其它家支的抢掠活动。1916年，黑彝家支曾发动七、八千人结队下山，袭击西昌太兴场一带。1917年，黑彝家支武装强攻雷波三棱岗，战争达一月有余，直到城内军民弹尽粮绝，全沦为奴隶。1918年，恩札、吴奇等五个黑彝家支联合袭击‘三天一集’的雷波马颈子镇，将活着的居民捆卖殆尽。据四十年代

调查估计，单西昌一带近凉山的汉民，在二十年中减少百分之七十，被掳入凉山作奴隶的有五、六万人”。^④随着抢掳风气的盛行，彝族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撮岂 撮 乌 苏”的人（汉语为专门从事捆人卖人者），他们常年持枪结伙，在沿山一带或大道、村旁，有时甚至明火持仗，进行抢劫活动，既抢汉民，也抢彝民，捆去深山或弄到入市出卖。汉人一旦遭劫，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沦为奴隶，卖入彝区当成会说话的牲畜驱使，终生为奴，惨不可言。从民国初年起的一段时间内，西昌城不敢开北门，即城内居民，一夜数惊，惶惶不可终日，大道经常梗阻不通，广大彝汉人民迫切期望改变这种状况。清末以来，凡管理宁属事务的军政大员如宁远屯垦使张煦、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宁属屯殖司令刘元璋、川康边防指挥羊仁安、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以下简称屯委会）杜履谦、李万华等等，莫不以治理“宁属彝患”为大事。

邓秀廷是其下属中比较突出的一个。

一、少年时代

邓秀廷，原名文富，汉族。生于1889年，幼时家贫，未读书，不识字。原住冕宁柅槽沟，从祖父邓仕伦起，迁到甘相营附近彝汉杂居区的烂坝居住，懂彝话，熟悉彝情，曾当过团正（近似甲长）。其父邓启崇，与父一样，仍熟悉彝情，但更喜欢结交朋友，骑马射箭。某年，马统领进兵彝区，乡人荐作向导，当过一名小小武官，深得马统领赏

识，地方上小有名气，常为彝汉群众调解纠纷，言出必行，有个外号叫“邓九蛮王”。在邓仕伦与邓启崇两代与彝人交往中，勾心斗角，整过彝人，也被黑彝报复，先后被抄家三次。父传子教，加上亲眼看见奴隶社会种种情况，比较同情奴隶，而对黑彝不满。

邓从小瘦高个子，面色黝黑，嘴唇乌紫，两眼视物逼人，遇事机警。八、九岁时，曾在姑母家放鸭，后回到家中砍柴谋生，但卖柴所得，不全用于维持家庭生计，喜欢结交朋友。上街卖柴时，常用红布条拴一匕首挂在腰间，赤脚裸臂，与彝人无异。有个彝名叫木呷——克底，木呷彝语有能干的意思，克底则是其母属狗又在二十七岁时生，彝家风俗称为狗儿，连起来叫木呷克底。

邓在十七、八岁时，改做生意，常贩山货往返于深山彝区。为人好施小惠，不计较点滴得失，因而彝人汉人都喜欢和他交朋友，生意越做越活。此时家里已有两户奴隶，一人跟随左右，一户管理家务，成为后来的管家。

邓从小与彝人往来，无论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他到彝家去，还是彝民到他家来，都按彝家风俗习惯办事，很得彝人好评，视邓为彝家自己人。邓在和彝人交往中，很注意彝家内部的家支派别和亲仇关系，经常和彝族中有势力的头人往来，结为朋友，加以利用。一次，邻村西番堡子竹鲁家某黑彝为儿子订婚，按彝家风俗，男方要杀猪招待女方。邓与黑彝密商，事前从某汉族家偷来一只猪，勒死后藏于猪圈内，到时候，邓以女方（罗洪家）舅子身份叫杀猪，这样既为男方省了钱，又给女方挣了面子，双方都十分高兴。这时，附近罗洪家鸡柳支有个黑彝青年叫罗阿牛，很想出人头地，与

邓势均力敌，互不相让，经常戡斗，见面眼红。一天，罗阿牛向邓提出，我们两个不知究竟哪个狠，最好比个高低，输的永远服从狠的，死不变心。邓正想在彝人中树立威望，欣然答应。约定时日，当众宰鸡盟誓，看谁吊在树上的时间最长，谁就是胜者。比赛开始，邓让罗阿牛先吊，由监视的彝族长者把阿牛双臂反剪吊在树上，邓秀廷后吊，以燃香计时。阿牛坚持到第四柱香时，心想邓秀廷再凶也没有自己狠，肯定是赢了，招呼放下树来，早已汗流浹背。邓秀廷这时盘算，如输给罗阿牛，不仅在烂坝站不住脚，这一辈子会被彝人看不起。下定拼命决心，宁可吊死，也不输给阿牛，咬紧牙关，坚持吊在树上。直到监视人宣布：“邓秀廷赢了！”才放下树来，口吐白沫。从此，阿牛俯首贴耳，听邓指挥，两人互相利用，阿牛借邓的势力在彝族中称霸，邓利用阿牛的力量在彝族中肆虐，至死未变。

邓在十八、九岁时，深感仍困处烂坝不是长久之计，迁到甘相营住。甘相营总团^⑤潘必斋与邓有亲戚关系，有意提拔，将总团一职让给邓当，地方士绅则联合驻军及附近彝人头目巴且拉普和热力达曲进行抵制。官司打到县城，衙门命武官向必成缉拿邓秀廷归案，在押解途中，向察觉内有隐情，暗示邓借故逃去。后由亲戚出面，疏通官府，明帮暗送，官司转输为赢。邓于二十一岁时，正式当上了甘相营总团。

二、由总团到团长

邓当上总团后，立即对反对过他的人进行报复，公开勒

令巴且拉普、热力达曲各罚白银1200两。巴且拉普畏势，如数交清免祸；热力达曲只交了半，气愤不过，服毒自杀。汉人中有的回避，有的赔礼道歉，唯对驻甘相营官军无可奈何。不久，机会到来。住在瓦吉木地区的瓦扎家某支黑彝头人率领奴娃到甘相营附近史家寨抢劫，邓带领团丁配合官军追赶，出门不远，邓提出分两路包抄：官军沿孙水河上行追赶，邓从另一方向追赶。邓到贺波洛附近，就追上瓦扎家人，将所劫人、畜夺回。黑彝头人一再求饶。邓指责说：

“你们要打财喜，有本事的，官军就在下面，怎么不去！”黑彝听话有因，立即掉转枪口向山下奔去，追着官军纠缠。邓坐山观虎斗，眼看官军溃败。不久，邓又借故与官军起磨擦，乘势将官军赶走。官军离去，邓就成为甘相营首屈一指的人物了。邓在这时千方百计笼络乡民，经常为人排解纠纷，树立威信，从中也得到一点油水。出门时，逢村过店下马步行，遇到乡亲父老，频频点头，招呼问好。如遇穷人求助，或钢洋、铜钱，或粮米，多少都要送点，逢年过节施米施肉，平民们都说邓总团好。

自古小相岭为成都至西昌往返必经之地，就在这段路上，常有个别家支头人聚众抢劫。清咸丰六年曾采取羁縻办法，由当地彝族家支分段设哨，官府给以粮响，情况有所好转。后因年深日久，人事变迁，制度松废，抢劫之风复起，清末民初，更形严重。虽有几个家支头人，沿袭历史办法，分段设哨，收取保哨费，但几家之间纠纷不断，未参加保哨的家支头人，经常到此行劫策事，保哨有名无实，过往客商出了大笔保哨费，买不到安全，怨声载道。

邓当总团后，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首先召集当地几

家头人会商，划分地段，明确责任，邓规定每逢三、六、九日护送行人过山，到期身穿羊皮褂，肩扛钢枪，赤着双脚，带领团丁，侦察好地形，控制险要，然后护送行人过山。后又修筑碉堡，增加岗哨，使行人放心走路。

罗洪家吉尔支黑彝头人因未得参加保哨对邓不满，经常行劫肇事，邓愤恨已极。某天，吉尔支黑彝在哨房附近密林中活动，被团丁邓德茂巡哨发觉，喊话询问，彝人不开腔，邓认为是不逞之徒，一枪射去，恰好将领头黑彝罗洪铁哈打死，彝人还击，打死汉人七个。邓为息事宁人，按彝家风俗，备办酒礼，前去赔礼道歉。吉尔支先提出要赔偿命金白银600两，后又增到1200两，邓都忍气吞声一口答应。彝人又进一步提出要邓心爱的那支德造步枪。邓冒火：“你们只死一个，我们死七个，向你们赔礼道歉不算，一而再，再而三……我现在撒下网，网你一个不算，还要网你几个！”双方都不服气，愤愤而去。吉尔支另一个黑彝头人罗洪梯哈回去，把本家支人和亲戚搬来，在两河口一带烧杀抢掠，汉人受灾惨重。其时三合村有座烧房主人姓田，向黑彝出钱，得以安定下来，黑彝把这家汉人当成自己奴娃，经常前来吃喝，贪得无厌。邓得知此情，串通田家，叫如此这般秘密行事。不久，田家来报，预计吉尔支黑彝将于某天要来吃喝。邓密派侄儿邓德松带六个人按计行事，乘黑彝喝得烂醉躺在一堆时，将黑彝及背枪人共十五个一齐砍死。家支头人被杀，吉尔支气焰大减，不再肇事。

经过几年整顿，小相岭至泸沽一段畅通无阻。过往行人一提起邓秀廷赞不绝口，有个叫康陶然的曾作诗写道：“昔年我过小相岭，积雪满山深没颈，又闻夷蛮抢行人，行人心

中时凛凛。今年我过小相岭，天朗气清好风景，沿途戍卒相迎送，保护行商身安稳。今年昔年大不同，小山平静谁之功？众口交称邓团总，蔚然边郡一英雄。”

经过保哨护路，邓秀廷已有点名气，身边常有百十个人，几十条枪。这时，邓妻吕仙娘家姑丈蒋安廷（越西人）为四川第二路汉军前五营统领^⑥驻防冕宁，见邓能干，又有点实力，于1919年将邓部团丁纳入编制，先委邓为保商营营长，后正式编为第四营。不久，随蒋安廷开赴乐山，就编于四川陆军暂编第八师。师长陈洪范委蒋为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蒋委邓为该旅第三十一团第二营营长，驻防峨眉。时，该团团长出缺，邓认为自己既善于作战，又与旅长是亲戚关系，这个团长不给我还能给谁！殊事与愿违，蒋安廷权衡利弊，将团长一职委给干儿子刘润之，邓大失所望，借省亲为名，大约于1922年初溜回甘相营。邓回家后，多次向人说，此行虽没升官，但带出去的鸦片赚了一笔大钱。

在邓秀廷去乐山期间，小山至泸泸道上，抢劫事件又复出现，其中以冕山至泸沽一带的罗洪家冶铁支头人沙布鲁突闹得最凶，地方官员束手无策。适邓秀廷归来，仍请邓出面维持。邓把沙布鲁突叫来质问：“汉人没有得罪你，为啥偏要抢汉人？”黑彝理直气壮问答：“母鸡未得罪老鹰，老鹰照样抓小鸡；羊儿未得罪老虎，老虎照样吃羊儿；汉人没得罪彝人，彝人不抢汉人吃什么？”邓气极，派兵攻打，先后三次，将黑彝赶去雅砻江西岸，清出被掳汉民400多人，留下的白彝和奴隶，由邓指派白彝（曲诺）中的头面人物管理（后来编入四十八甲）。

在这段时间，还先后攻打过小相岭一带的竹鲁家和果基

家，使300多户彝人投诚，保证不再抢掠。从此，冕宁境内有事，地方官便调邓前往镇压，邓成为冕宁全县的保卫者。

邓秀廷嫉妒心特强，凡附近声望和本领超过自己的人，都不轻易放过。这时，冕宁县石龙桥有个叫吴山的，出名较早。邓曾在幼年卖柴时，因催讨柴钱过急，被吴山打过一耳光，怀恨在心，邓当总团时，两人又结为异姓兄弟。后来两人同在刘禹九部下当营长。吴山枪法高超，邓所不及。邓从乐山归来，重办哨务，这是一项不小的收入。仅“虫会”^⑦棚匪进益不下六、七万元，吴山眼红，想插一脚，邓当然不让。两人表面称兄道弟，实则互相防范。1923年冬，有消息说，吴山将升为团长，邓更是不安。一天，石龙桥赶场十分闹热，吴山突被干儿子谢拉施击毙，同时，吴的老婆也倒在血泊中，邓的彝兵将其财物抢掠一空。不久，又把比较有名气的肖锡三干掉，对手既除，邓的势力愈大。

其时，有少数黑彝家支头人经常裹胁奴娃，在西昌附近骚扰，抢风四起。其中以保米家哈研支的洛莫阿火及立克曲坡等人最凶，结伙成队，到处抢劫，既抢汉人，也抢彝民，社会秩序不安，彝汉人民愤恨已极。1924年夏，川康边防副指挥贺中强移驻西昌，知邓秀廷在冕宁治彝有方，邀邓到西昌，委邓为特别营营长，责成他维持地方治安。同时，电商八师陈洪范将邓营原班人马遣回归邓。贺中强虽委邓为营长，但对军需、后勤，一概不管。不久，贺即离开西昌。安宁河流域一带汉人，吃够劫掠之苦，日夜盼望有人出来治理。邓秀廷以“保境安民”为己任，借此向民间征粮派款，招兵买马，扩大势力。首先将邓文贤、邓德权、邓得松等安插，组成邓家军，并拉拢、扶持附近一些家支头人如罗大

英、罗阿牛等，形成一支武装力量。与此同时，对那些经常行劫的头目，采取威胁利诱，使社会秩序稍见好转。

1926年，川康边防军副司令兼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羊仁安进驻西昌，委蒋如珍为第一团团长、邓秀廷为第二团团长。是年，冕宁凹古脚罗洪家某支黑彝头目率众抢掠汉人，邓带领人马进击。同时，勒令小相岭一带的竹鲁家、瓦扎家、罗洪家史洪支及红莫的忍渣支、冕宁的保伍、果基、罗洪等凡是曾抢过人的黑彝家支清缴被掳汉人，先后交出近千人。有的汉人怕在路上再被掳掠，邓派兵护送，使家人团聚。这些人由是感戴不尽。

1927年春，住在螺吉山一带的尔欧家黑彝母海率众在大石板、瑶山一带骚扰。邓奉羊仁安令带本部一个团及羊仁安直属的两个营进兵螺吉山，烧毁彝村数处，用迫炮猛轰碉堡，碉破，母海早已溜去。邓率部由大管转至沙骡马（地名），正议分兵出击，侦察兵报告，彝人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只有一条独路可行。邓立即出外观察，暗暗吃惊，命令部队连夜撤退，失败而回。邓从此对这几支彝人怀恨在心（后母海照样抢劫，于1934年被宁属屯殖司令刘元璋利诱进城，就地枪决）。

三、行刺与报复

邓秀廷对彝人特别是某些黑彝的种种手段，激起了甘相营附近竹鲁家、瓦扎家及罗洪家吉尔支、租租支的不满，千方百计，将邓秀廷干掉而后快。

1927年夏，邓打尔欧家失败归来得知竹鲁家黑彝娶了两

个吉尔支姑娘为妻，大为不满。密令弁兵（现称警卫员）竹鲁铁祖把这两个黑鼻干掉。竹鲁铁祖认为自己是竹鲁家人，不该自相残杀，遂把这消息透露出去，说：“要我自杀家门，我是不干的，要干，对准邓秀廷干！”上述几家黑鼻听到这话，认为有机可乘，知道竹鲁家管辖的白鼻莫洛额子也在邓身边当弁兵，与铁祖住在一起，两人配合，相机行事，最为有利，许以事成后，筹谢白银12000两。

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左右，邓秀廷和他的妈妈、大老婆、罗帕母兹等数人在屋内闲谈，弁兵们多已外出。两人认为时机已到，暗递眼色，铁祖去街上巡哨，莫洛额子悄悄躲到天井门侧举枪瞄准，突被小黑鼻罗洪什哈出来看见，连指带喊：“爷爷！额子、额子！”邓一惊，侧身一闪爬下，第一枪子弹溅在墙上，第二枪射去，打伤邓母手杆。这时小老婆从天井边经过，被莫洛额子一枪打死在门边。莫洛认为邓秀廷已死，没有外逃，跳进碉房，把门抵上，以待外援。殊邓秀廷没死，回过神来，大喊“抓刺客！”立即弁兵齐集，通街戒严，盘查搜索，满城鸡飞狗跳。原约定稳蔽在南山沟的一伙彝人，闻枪声响，认为得手，潜行至城边，城门已闭，无法进入。

莫洛额子跳进碉房后，候外援未到，又听见邓秀廷声音，自度必死。翻箱倒柜，把邓秀廷小老婆珍藏的兰绒上装穿上，一边跳跃，一边喝酒，大喊“这事是巴且帕拉、候几河沙、巴久博施我们四人商量过的，他们不干，我今天干了！”又喊“你们要钢洋的，要大烟的，快来拿去！”把邓家藏在碉房内的钢洋和大烟饼从窗洞往外扔。由于碉房壁厚门牢，又是贮藏枪弹、大烟、金银等贵重物品之处，既不能

用炮轰，也不能用火烧，一时无计可施。有人提议用辣椒熏，细想也不是办法。弁兵巴久博施等闻讯赶到，听说莫洛喊话牵连到自己，急欲表白，说：“不用了，我们三人上房！”巴且帕拉、巴久博施争先上到房顶，刚揭开两块瓦片，莫洛眼快，一枪射出，巴且帕拉头帕飞起。于是，双方躲闪射击，相持到太阳快落山时，莫洛已醉，巴且帕拉从瓦缝瞄准，向下一枪，只听莫洛“阿兹兹，阿兹兹！”叫喊不迭，失去对抗能力。巴且帕拉等从房上跳下，打开殓房，拖出额子，经邓简短审问后，拖去街口整死，还掏出心肺示众。

事情发生后，邓将莫洛家及有关主谋彝人抓来，经过审问，游街示众，将三十七人赶至东门外杀掉。杀完后，发现一女尸裙下有一婴儿，被挑在刺刀上戳死。竹鲁铁祖当时在街上巡哨，枪声响，认为得手，即出城通知打援，途中即知事败，逃去深山躲藏，邓派阿苏里达前去杀掉。竹鲁铁祖有个妹妹，已嫁给罗洪家吉尔支，邓说这是竹鲁家的人，硬逼着把这媳妇交出送去西昌，连丫头一齐用毒药整死。彝家风俗认为，妇女是弱者，应该得到保护。即双方冤家械斗难解难分之时，只要妇女出面站在两者中间，双方都要停止冲突。邓秀廷擅杀妇女、儿童、为彝族人民所悲恨。

为此事受牵连的达130多人，其中致死者70多人。竹鲁家黑彝既恨又怕，多次出银向邓赔礼求饶，邓不称心，当年赶走两家黑彝，第二年又赶走几家。事隔三年邓发给奴娃枪支，支持现则约、则莫、深沟等乡一带的白彝阿来、巴久、翁古、阿什等八个姓的奴隶起来造反，把黑彝赶走。黑彝赶走，留下的奴隶、土地、由邓指派白彝中的头面人物管

理，后来编入“四十八甲。”⑨

经过这事，黑彝们闻“邓秀廷”三字发抖，白彝们也不敢说邓家半句坏话。米市有一个白彝妇女在悲愤中说了一句“自从有了洋人洋芋，没有那天晚上饿肚皮；自从有了邓秀廷，没有那天睡觉得安宁！”不久，传到邓耳里，经弁兵侦察是海乃吉木的爱人呷呷说的，立即传讯。呷呷自知凶多吉少，收拾好家务，把孩子托嘱给丈夫，抱头痛哭一场，含泪而别。将到甘相营换上节日盛装，款款而来，到邓家门前，弁兵领进，两旁警卫虎视眈眈。呷呷神态自若，站到邓秀廷面前，默不作声。

“有人报告，自从有了邓秀廷，晚上睡觉不安宁，是你说的吗？”

“回司令官，是我说的……”

“嗯！我那点对你们娃子不好？……”

“我是说，自从有了司令官，我们娃子好过得很。就怕司令官东去西来，万一有个好歹，我们娃子怎么办！所以天天晚上担惊受怕，睡不好觉。司令官还是少出去些，大不了的事情还有那么多营长、大队长，我们也睡个好觉。”

“啊，才是这样，赏他十个银子。”

一场风波过去。经过这事，彝族人们意识到，邓说的“杀黑留白”是利用那些听话的黑彝杀那些不听话的黑彝，留的也是听话的白彝，不听话的白彝，同样被杀，莫洛家不是白彝么，几乎绝种。从此，大家小心，说话先看左右，不提邓秀廷三字。

住在大黄山一带的罗洪家基假支，依仗人多势重，经常抢劫，汉人控告。1927年秋，邓先指使罗大英前去攻打，不